



[你知道]
他是首位获法国百年艺术大奖的中国人。
他是2012年“全球100名艺术领袖”之一。
他是“艺术圈最帅先生”——没有之一。

[但你不知道]
光鲜靓丽的盛典背后，他的矛盾、痛苦如何将他推上艺术的高峰。
让我们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蔡志松。

蔡志松 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

编辑/何勇 文/秦琰

除了“首位获法国‘泰勒大奖’的中国人”，蔡志松更大众化的标签是“艺术圈最帅先生”——而且很可能没有之一。裁剪得当的白衬衫、黑西服、黑风衣，以及无可挑剔的发型，已经成为他的标准配置，“每一根头发都在正确的位置。”造型师如是说。

“完美主义者。”马军这样评价。马军是蔡志松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的师弟、同一工作室的伙伴，也是多年好友。雕塑系的学生整天跟泥巴打交道，但当年蔡志松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，“绝不让自己有上去邋遢。”

即使在工作的时候，蔡志松也穿着挺括的西裤和锃亮的皮鞋。多年前在香港第一次逛阿玛尼店，他便爱上了这个品牌的优雅、精致、简洁。他在来广营费家村的工作室，走的也是“阿玛尼风”：井井有条、不杂不乱。

“故国·颂”系列的人像或立或跪，整齐列在墙边；厅中央绽开着两朵硕大的“黑暗玫瑰”；大大小小的“浮云”悬浮在立柜上。铜黄、铅黑和瓷白各自填充着自己那块空间，构成了一种秩序井然的层次感。

三个系列，几十件作品，是蔡志松过去十几年的心血。“‘故国’谈历史和人性，‘玫瑰’谈恋爱，‘浮云’谈人生。”

束缚、压抑、自省，又挣脱

从1992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，到2001年凭借“故国”获得世界上最权威的艺术奖项“泰勒大奖”而一举成名，蔡志松只花了十年时间。他形容自己的艺术道路“非常顺利、匀速向前”，但提到人生，则没有这么轻松。

“你在盛典上看到我光鲜靓丽，其实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。”幼年丧父，少年时期家庭贫困，高考考了三年才考上，身体也一度不好，调养恢复之后又赶上艺术市场的低迷。对于早年的这些经历，蔡志松带着一贯的微笑，用“动荡拮据”四个字轻描淡写地带过，便闭口不愿详谈。

2001年刚刚获奖的时候，第一次接受媒体专访，他言无不尽，结果被写成一个苦情励志故事，“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”，此后再不敢口无遮拦。

“还是给别人带来轻松感比较好，生活太苦了，一天尽是些烦心事儿，你说出来给别人听，大家都烦，多闹心哪。”他笑起来，40岁的眼角有着细细密密的皱纹，浓重的东北腔打破高尚衣着的束缚，冒出东北人特有的憨劲儿。

但往前推20年，还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蔡志松轻松不起来。“因为从小生活很艰难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敢放松，对自己要求很苛刻。”

大学五年，蔡志松的专业很拔尖，生活很“落伍”。晚上室友出去喝酒、打台球、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也出门，去教室，在一个个雕塑教具面前久久凝视、揣摩，然后和泥，边看边做。“他很勤奋，知道大学要的是什么，有目标、自律、严谨、上进。”马军说。

大学毕业后，蔡志松一直考不上研，历经波折才最终得以留校任教。“故国”系列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创作。“我觉得这个作品中有一种文化的没落的反省。挺压抑的，很像他的个性，束缚、压抑、自省，又有一种内在的挣脱的力量。”马军回忆道，“作品是对人的状态的一种反射。”

“典型艺术家”的“典型矛盾”

蔡志松的创作轨迹，的确是他人生状态的同步映射。

“开始做‘故国’系列的时候虽然只有27岁，但是已经经历了丰富的生活，早年的动荡迫使自己更多地思考人性和历史的问题。”

“创作‘玫瑰’系列的时候已经36岁了，有过一些感情经历，不是很顺利，觉得艺术仍然可以表现这个问题。”

“2011年开始做‘浮云’系列，那时候又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，亲人相继离去、自己的所有看法都变了，不得不重新考虑人生。”

生活、思考、创作，很难说这之中有一个逻辑顺序。蔡志松否认“灵感”和“顿悟”的存在。“遇到一件事，突然开窍了，这是小说里的情节。生活每一刻，你对它都有新的见解和认识，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，不需要某一点来启发你。这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，融入你的血液里。”

他也从未碰到过“瓶颈期”：“创作不是硬挤出来的，真正的艺术是融入生活的，时刻保持着一种创作状态。”

“故国”系列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的分类法总是引来这样的问题：“你对《诗经》有研究吗？”“故国”与《诗经》之间有什么联系？”他总是大方承认：没什么研究，也没什么内涵上的联系，只是随口一说，便于区分。

家里和工作室的画册很多，书很少。他认为，看书只能增加知识，而人需要的是智慧。

“智慧跟人的思想活动有关，跟理解能力有关，不是说知识越多智慧就越强。而且书不能随便看，很多书是毁坏智慧的，看书不一定是好事，看不好的书会直接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。”

如何提高智慧？用马军的话说，“他总是在想，在审视。”审视自己，也审视他人和世界。

短短几年间，六七位亲人去世或重病，尤其是母亲的离开，让蔡志松觉得一些以前特别看重的东西，突然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他开始试着不对自己那么苛刻，不再那么追求完美。

“人生无常”的念头亦催生了“浮云”系列。蔡志松至今不用电脑，只偶尔手机上上微博、玩玩微信。他不知道网络用语中“浮云”的含义，而用“聚合”来解释：“一方面，探讨事物是不是永恒，像云彩一样，万物都是一种聚合体，随时可能消散；另一方面，天上几朵云对你的影响好像不大，但是云聚多了，下雨了，对你就有影响了。”

“现在很多人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过程，但实际上，任何尝试和体验都会造成某个结果，这结果你能不能承担？如果我们做每件事都能考虑结果，那生命会过得比现在更顺利、也更正面一些——其实就是佛家讲的‘因果’。”

他把这套“结果理论”运用在自己的戒烟行动中。“在戒之前就想好，如果遇到什么情况，还抽不抽；我永远不抽可不可以。如果现在再抽，也没什么不可以，但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这点事都办不了吗？”开始戒烟之后，他每天早上快醒的时候梦到自己在抽烟，“一根接一根，满地烟头，就特别痛苦：说好要戒，我怎么又抽了？结果一睁眼，是梦，我